

澳華新文苑

第1162期

Ruby是我家小狗狗的名字，譯成中文就是紅寶石。

對一條雌狗來說，這名字美麗而富詩意。據叫紅寶石的狗狗不回來。Ruby是我女兒從寵物收容所買回來的，是條哈巴狗與英國各種名種的雜交小狗。Ruby身上並無紅色，它的毛色米黃、蓬鬆，個頭小，像個毛茸茸小絨球。

這小家伙乖巧伶俐，天生麗質；風姿綽約；形態嬌貴。兩眼水汪汪，人見人愛，儼然狗中貴族。遛狗時，相當吸人眼球，回頭率極高。許多認識不認識的路人，都會彎腰逗一逗摸一摸它，有的掏出手機直接跟她自拍合影（當然先徵得主人同意）。也有些小女孩經常會堵在路上等我們遛狗，就像追星族。有個叫阿西卡的鄰家女孩，從小學開始迷上Ruby，直到上大學。

Ruby並非天生貴胄，可說是狗生坎坷。此前，她被人遺棄在高速路上，有好心人撿起送到寵物收容所。原來，它身患多種疾病：皮膚發炎流血、耳朵流膿，牙齒紅腫，還有心臟病。動物治病昂貴，狠心的前主人就這樣將她拋棄，讓她自生自滅。女兒看上了這隻狗，卻也知道治療麻煩。問收容所人員，如果我們不要，這隻狗怎麼辦？對方告訴她，只能人道處理。女兒心裡難受，說那我要了。

帶回家來，經過一段時間精心治療，它的病居然都好了，出落成一條漂亮可愛的狗狗。醫生們都嘆為奇跡。根據牙科推測，狗狗年齡約為八、九歲。女兒給它取名Ruby，紅寶石。Ruby從此在我家住下，開始了她的歲月靜好。這隻狗天生喜歡宅家，小鳥依人。它總是在家人身畔，寸步不離。晚上就睡在我們床前。全家人也都喜歡她，集萬千寵愛於一身。它也很會撒嬌賣萌，而妒忌心又極強。我們有時故意氣她，互相擁抱一下，她的玻璃心就碎了，妒忌得嗷嗷大叫起來。朋友帶狗來我家，它搶先跳進朋友懷裡爭寵，不讓人家抱自己的狗，這簡直有點霸道的。Ruby極其聽話，聽得懂很多話。往往主人一句話，或一個眼神，它就心領神會。它也知道感恩，因為是女兒救了它，它始終將女兒視為最好的朋友。女兒成家搬出去後，只要她來家，Ruby就跟定了她，粘在一起，形影不離，再也不理我們了。狗狗跟人類共生，似乎是天經地義。傳說，萬物有靈。它與我們的交流，好像沒有多少障礙。而據說狗有某種超自然的、帶點神秘的靈性，這無法解釋。更想不到的是Ruby居然喜歡音樂，愛聽我拉二胡。每當我拉琴，它即跳上沙發，爬臥在我身旁，眯著眼睛，靜靜地傾聽。我拉一個鐘頭，它就聽一個鐘頭，中途不離開，不變姿勢。它能聽懂嗎？不知道。但它那樣專注，近乎執著的聽不離，還是讓我感動。

為報答這位忠誠熱情的聽眾，我往往延長時間，多拉幾首曲子。起初，並不知道它愛聽二胡，以為只是偶爾坐旁邊湊熱鬧。後來發現，只要聽到我拿琴盒的聲音（狗的耳朵是很靈的，約為人類的16倍），它就會飛跑過來，跳上沙發等候——不管它在花園哪個角落或在樓上哪個房間。再看它聽得如此沉迷入神，那樣為之陶醉，分明是在享受，遂不再懷疑它是個真正的知音。動物喜歡音樂，不是什麼新鮮事。近年來網絡出現許多狗狗喜歡音樂的故事，其中一個家庭監控視頻發現，趁主人不在家，狗狗跳上鋼琴椅子，模仿主人邊彈琴邊引吭高歌。當然，唱得很糟糕。西方一些養殖場也給奶牛和豬只放音樂，以提高產品質量。無論如何，演奏者都希望有聽眾，有知音。古時有伯牙子期故事，伯牙撫琴，得遇子期這樣的知音，高山流水，知音難覓，兩人遂成生死交契。這是傳頌千年的美麗傷感故事，如今Ruby就成為我的知音，雖然人畜不同道，以道量物，物無貴賤。從此只要我有空，就會拉一拉二胡，一來自己愛好，舒心養性；二胡一響，塵世煩惱皆忘；再也是為了小Ruby，為這個忠實的粉絲演奏。它也從不負我，每場必聽，百聽不厭，多年來一樣的痴迷，一樣的執著，從未改變。

這樣的日子在不知不覺中很快過去。轉眼間，Ruby到我家已近十個春秋。屈指算來，它已經超過18歲了。

（接上期）劉再復說他要痛心疾首地呼喊，告訴中國人要痛在退化，中國人已經不像男子漢了。這正是“中國大地上的野性呼喚”。在《豐乳肥臀》開篇，就看到了種的退化，中國的種需要雜交，才能發生生命的爆炸。劉再復形容莫言這幽默是“惡毒的幽默”，是大幽默，具有非常強的思想力度，與錢鐘書那種英國紳士的小幽默很不同。

劉再復說他受到最後一次衝擊波是《檀香刑》、《生死疲勞》和《蛙》。《檀香刑》寫盡各種刑罰，淋漓盡致。進行酷刑的時候，還燒著香，殘忍卻要用虛偽來掩飾，把中國文化最黑暗的一面徹徹底底地展現出來。《生死疲勞》中的地主西門鬧竟變成驢、牛、馬、豬等動物進入生死輪回，原創性和想像力之豐富讓人驚嘆……

莫言小說的“衝擊波”對大大小小毛左的心臟肯定也產生了強烈刺激，不過，這是絕然不同的刺激。他們受到刺激便要回咬。前文說過，他們好像拿到了尚方寶劍，一個比一個瘋狂。不久前就有一個叫“毛星火”的小混混向法院提交起訴書，要起訴莫言，而且揚言如果莫言不被法律制裁，他便要親自使用暴力懲罰莫言。他居然還獲得八千多同類的附會贊同。毛星火的起訴書列舉了莫言的十大反共“罪證”，涉及莫言創作的小說《紅高粱家族》《蛙》《生死疲勞》等多部作品。他指控莫言在著作中描述“八路軍不真心抗日，卻去攻擊農民開抗日組織鐵道會，來搶去武器，同時也傷害老百姓”。他還指控莫言涉嫌誣毀毛澤東，誣毀中共官

“知音” Ruby

劉放

這幾乎是狗狗生命的極限，相當於人類超過百歲的老人了。平日看它吃能睡，活潑亂跳，我們都沒有在意，不知它的生命已快走到盡頭。一年前，平常的一天，突然發現它不想吃飯，這是極不尋常的。Ruby最大的嗜好就是吃，是真正的吃貨，每天吃飯都相繼畢露，風卷殘雲，一副永遠吃不飽的樣子。而我們為了控制它的體重，一般都不讓它吃得過飽。這樣它對食物的偏愛，就近乎瘋狂。但今天它在飯碗前聞了聞，轉身即離開。一連幾頓飯都如此。我們急了，想盡辦法，變換各種花樣，買來它平日最愛吃的食物，但它已了無興趣，連聞也不聞了。只是偶爾喝一點點水。這是一種決絕，對生命的決絕。醫生告訴我們，它太老了，要走了。生老病死，成住壞空，人畜都一樣。自然規律，時間到了，再好的朋友也要分手，也要說再見。民間有句話說，老狗成精。以Ruby這樣的年齡閱歷，已有豐富的狗生經驗。它顯然知道大限將臨，它要死了。因為完全斷食，數天後，它的身體越來越弱，力氣越來越小，步履維艱，上樓下樓都要我們抱了。它有時會突然從喉中發出一聲長嘯，淒厲而悲哀。眼中時時流出絕望的淚水，看著讓人心疼。更多時候，它用眼神空洞的眸子，凝望著我們，似在求助，又似在道別，可憐兮兮。它對世界的依戀，對主人的不舍，盡在不言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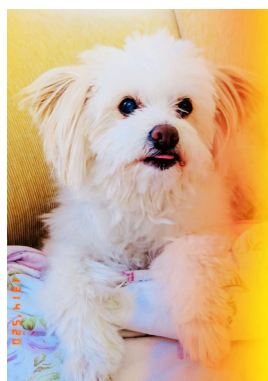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天，我們將它抱到門前公園曬太陽。它突然強撐起身子，步履蹣跚，一步一步朝公園深處樹林走。據說，狗狗會自己走進樹林，以這種方式結束生命。我們還是抱它回家。這時我想起它喜歡的二胡。我把它抱在沙發上，讓它像平時那樣躺臥在我身旁。它雙眼緊閉，靜靜處於，實則已奄奄一息。我開始調弦，徐徐演奏。一曲《二泉映月》，哀婉、淒美的樂音瀰漫飄散在空氣中。突然，Ruby睜開眼睛，眸子放出如精靈一樣的亮光，興奮異常。它如痴如醉，如夢似幻，出神傾聽著，盡情享受著人間最後的樂曲。我們知道，這是回光返照。這是我為它的最後一次演奏。

一個星期過去，它的體態在萎縮，氣若游絲，羸弱得連站也站不起来了。為減少它的痛苦，我們決定帶它去醫院安樂死。這是個下午，天空黑沉沉，遠處雷閃雷鳴。我開著車，兒子抱著Ruby。妻子之前早已哭成淚人，我們沒讓她們跟著去醫院。人們談論起安樂死，往往津津樂道，顯得很輕鬆，那是因為沒有親歷其境。真的臨到這樣的事，哪怕是一條狗，也會是一種艱難的選擇。還是那句話：萬物有靈，對生命的敬重和珍惜，讓人的感情變得脆弱，難離難舍，缺乏理性。一路上，我們都一言不發。Ruby渾身發抖，用驚恐和絕望的眼神看著我們。車開到半路，它大小便失禁，在兒子懷裡拉了一泡稀（還好事先放了塊尿布）。其實，Ruby從我們的表情和談話中，早已知道此行是怎麼回事，它明白是在走向死亡。到了動物醫院，醫生問明情況，說不用檢查也不用治療。一個華人女醫生出來，引領兒子跟她走。兒子抱著Ruby進去走廊深處一個地方。這次兒子連我也不讓跟隨，我只能在候醫室裡等。

就在離開前一刻，Ruby回頭望了我一眼，似有千言萬語，眼光像針那樣刺了我一下，竟有一種撕心裂肺的痛。此生經歷過多少生離死別，這種痛竟然是一樣的。十幾分鐘後，兒子出來了，懷裡抱著一個小布口袋，那是Ruby。我摸了摸口袋，還有點溫熱。Ruby就這樣走了。永遠。回家路上，兒子緊緊抱著它。兒子簡單告訴我，一共打了三針：第一針，讓它睡去；第二針，全身麻醉；第三針，讓心臟停止跳動。全程無痛苦。澳洲醫院狗人道的，哪怕是動物醫院。然後，父子一路再不說話。

回到家，兒子在後花園最遠邊的一棵大樹下深挖了個坑，把Ruby埋葬在這裡。又然後，一家人無聲無息地吃了晚飯。吃了些什麼，不記得。吃飽了沒有，不知道。氣氛鬱悶，沉寂。幾天後，兒子將Ruby的照片打印放大了幾張，其中一張就掛在書房裡。

很久很久，我都不想再拉二胡。全家人都取得一致共識：從此之後再也不敢養狗了。



“知音” Ruby生前留影

莫言論爭之我見

何與懷

員，稱當人民的勤務員和公僕為人民服務，都是騙人的……

雖然毛星火是個小混混，但熟悉莫言作品的人都知道，他那些列舉並非捏造。莫言許多作品就是從文學到細節顛覆了中共官宣歷史的文學塑造，這個“重鑄”當然也顛覆了中共確立的毛澤東的偉人形象——莫言對毛澤東如此憎恨甚至說他曾在毛故居大床上撒一泡尿。中共當局於2018年頒發了一個“英雄烈士保護法”。其中第二十二條規定，“禁止歪曲、醜化、褻瀆、否定英雄烈士事跡和精神”。如果按照中共這個所謂“法律”，莫言的罪證的確難計其數；如果按照不久前知名媒體人羅昌平因“污蔑志願軍冰雕連烈士”被判刑的標準，莫言被判刑坐十輩子牢都不夠。

八，如果站在中共立場，諾獎頒獎詞可算是把莫言千萬字的“罪證”凸顯出來，讓他難以洗脫；這樣一來諾獎頒獎詞本身的確也因稱贊莫言的“罪證”而成了“反共”罪證。如果站在中共立場，攻擊諾貝爾文學獎頒獎機構自然也是應有之義——這個機構沒變，既然高行健獲獎時攻擊，莫言獲獎時當然也得攻擊。

有人自以為得計做了一個比喻。說：莫言描述的可怕全是真的，但是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他也是居心不良。舉個例子，我們上廁所，發現廁所很髒，於是吐槽了一句，這個廁所

好髒啊。這是事實吧，也沒有人會跑去這個做文章。但是，這時候你鄰居跑來誇獎你，說你好勇敢，會揭露這個小區廁所到處都是屎……“我想腦子正常的都知道這個誇獎是特麼給我和小區扣屎盆子”。

他們指出，莫言可不是臨時犯事，而是蓄謀已久，就是“以抹黑祖國為生”。最大的罪證就是諾獎委員會給他的頒獎詞，這是“全篇侮辱中國”。

他們分析得清清楚楚，指出：《頒獎詞》不是在褒贊作品、評價作品，而是在指導中國作家如何將文學政治化，而且是按他們的標準政治化，將西方價值觀置於故事的主題中，以慢慢改變中國的顏色。《頒獎詞》還總結提煉出高明的手法——要“冷嘲熱諷”、“想像飛掠”，要“使用誇張和戲仿”，要“魔幻”，要“偽裝”……如此等等。這不是頒獎詞，而是誘導教唆條例！也可以說，《頒獎詞》被頒獎者弄成了一把武器。這武器的原材料就是莫言奉獻的作品。這原材料本身有毒，經過提煉加工之後殺傷力更強。他們拿起這種武器，從文學渠道向中國發起了攻擊。其攻擊具有兩大特點，一是赤裸裸，二是全方位。他們的赤裸裸，不加掩飾，肆無忌憚，表明了他們的囂張與狂妄；他們的全方位攻擊，表明了其禍心之大，這禍心代表了西方妄圖全面改變中國顏色的險惡用心。

按照他們的歸納，《頒獎詞》惡毒作用有三。一是《頒獎詞》本身的攻擊、抹黑作用。它在世界流傳，對中國的負面作用肯定不小；而且《頒獎詞》以文獻形式保存，其毒害作用

博物館是收集、保管、研究、陳列、展覽有關文化、歷史、藝術、科學、自然等方面的文物或標本的場所和機構。美國歷史學家喬治·古爾德認為，“博物館是精神的庫存，文明的寶庫”，所言突出了博物館作為精神遺產的保存和傳承的作用。若一般的博物館，無論大小，都是“文明的寶庫”，那麼以大屠殺或大迫害為主題的特殊的博物館則尤應視為“精神的庫存”。

當今世界國家級“精神的庫存”主要有美國華盛頓“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”（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）、波蘭“奧斯威辛-比克瑙集中營紀念館”（Auschwitz-Birkenau State Museum）、波蘭“索比堡（Sobibor）集中營紀念館”、以色列耶路撒冷“德巴沃（Yad Vashem）以色列國家紀念大屠殺和英雄主義紀念館”、捷克共和國“利迪采（Lidice）紀念館”，紀念1942年納粹德國軍隊對利迪采村的屠殺事件。東埔寨金邊“紅色高棉”大屠殺紀念館（Tuol Sleng Genocide Museum），原址是紅色高棉政權時期（1975年至1979年）的拷問中心，被稱為“S-21監獄”。這些博物館通過展示文物、照片、文件、錄像等多種形式，向公眾傳達大屠殺的歷史，以及反人類歷史中的暴行和種族滅絕的恐怖。人們到此不僅緬懷受害者，還應銘記歷史以防止類似的悲劇再次發生。

一個經歷前所未有各種運動“大劫難”的中國大地，太需要這樣的博物館了。寫過深刻揭示封建忠孝禮教文化束縛國人的《家》作者巴金在晚年多次呼吁大力提倡建文化大革命博物館，他活過百歲也沒有看到，就去世了。其實，在此期間在廣東一個小地方已興建。在巴金逝世紀念會上，他們派代表送上了最能讓老人家安息的一個花環，從一個小角落圓了這位世紀作家的“世紀遺願”。

這個博物館建在澄海塔園內。澄海在汕頭市的東北部，車行要半個多小時。從國道轉入山路，周圍山連山，不再有市區的喧鬧，滿目自然的林木謐靜風光，為深山塔園的命名增添些神秘的色彩。2008年，筆者有幸在父親陪同下參觀了這個全國首家民間博物館。入門見景，一座仿北京天壇古建築的三層樓宇赫然在目，她是整個塔園的核心建築物，也是現有十四個景點之一。館內，用石片影雕把香港出版的一本《文化大革命博物館》全書包括圖片鑲嵌在圓壁牆上，同時館內展出實物書刊。除主館建築外，一個七層高的仿古寶塔建築，取名“寶塔思安”，成為所以叫“塔園”的地標。寶塔內每層環壁鑲嵌一塊塊墓碑，書法名家刻寫各界人士追思悼念的題詞題字。我不知道“塔園”的命名是否還與傳統的佛教徒往生有聯繫。塔園內新建一個特別景點叫“安息園”。它有三個平台，給那些死去的三類人即“英魂”，“冤魂”，“亡靈”一個安息的地方，供人集中悼念。現在周圍幾塊大石碑墓碑上，已刻有三千多個蒙難者名字。這些名錄不同於澳洲軍人紀念碑按字母順序那樣整齊排列，而是按親人給出的簽名，我想大多數是親屬的代簽名，即便如此，很有見字見人的親切悲情。塔園裡，隨處可見一些構思巧妙和點題達意的不同景點，如“碑廊銘史”，“斷石誌恨”，“心碑永矗”，“潮音伴月”，“榕石真誠”，“石筆書史”等。它們沿山石破而建，供游人見景生情，睹目思人。

“精神的庫存”

平民(西澳)

有許多大岩石或石雕或鋼筋水泥造型藝術，刻有中國特有的碑文書法，成為堅固耐久的藝術珍品；隨處可見一千多人題寫的詩詞文章墨寶，塔園如同書法園

林，增添其高雅的文化品位；加上原有的水庫和遊艇項目和周圍青山懷抱自然風景，曾短暫地被鳳凰電視周刊等國內外媒體宣傳，塔園一度得以在當地或汕頭地區成為熱門旅遊景點。建塔園的構想，最早出自給文革冤死者建個紀念墓地的初衷。一位老市長書記，到這裡後聽說有埋葬文革死者屍骨的地方。一查有七十多人。他們是在澄海縣六六期間被活活打死的四百多人中的一部分。他們的親人在平反落實政策後，把死者屍骨移葬在這裡。類似的墳地，全國各地處處都有，如重慶沙坪壩區墓園有四百五十七名文革武鬥死者。面對這些“大廟不收，小廟不留”的“打死”“活埋”的屍骨，那場史無前例中蒙難冤死的二千多萬個不幸個體，讓老市長感慨而萌發意願，並且從1996年後就下決定決心，即便刀架脖子，也要幹這可能“吃花生米”的事。塔園於2005年建成。雖建建停停，沒有官方敢批財政支出，全靠民間團體個人贊助。這倒也成一個真正的“民間”塔園。



被封印的汕頭民間“文革博物館”（部分）

談到經驗時，英國哲學家托馬斯·霍布斯（Thomas Hobbes）在其著作《利維坦》（Leviathan）中寫道：“活在沒有任何檢驗的生活中是沒有意義的。”文學家約翰生也說過，有些人經歷一生卻什麼經驗也沒有得到。確實，把“經驗”與“經驗”分開，這是對群體或個人是否白活的敏銳觀察和警世恆言。廣義地說，整個民族國家雖經歷這場災難，卻幾乎完全沒有得到它應有的教訓經驗，尤其在制度法理人權理念上依舊我行我素，甚至以秩序維穩掩蓋了改變問題的實質。令人擔心的事於今還是隨日重復發生，終因我們缺少這反思歷史的“精神的庫存”。（2024年寫在文革五十八周年之際。）



6月15日趙立江先生Rockdale圖書館《澳洲華人歷史足跡的探尋和考察》講座會後部分與會者合照。（藍天攝）



6月15日趙旭先生Campsie圖書館《長篇紀實文學和長篇小說寫作探討》講座會後部分與會者合照。

蝶戀花·聆聽趙立江先生6月15日講座有感

張青

復活節期三月暮，千里驅馳，先達音中路。小鎮荒居人可數，金山注跡塵土。舊照遺珍源自溯，四代滋蓄，祀奉南昌祖。博物館藏多掌故，華人史料周可護。



陳玉明

四載疾疫經考驗，命懸一線忍熬煎。經常悲身心累，反復折磨一指間。兩雨風吹枝更挺，寒侵雪蓋蕊光鮮。幸來老伴勤陪護，越過險關渡淺灘。（2024年6月端午節於悉尼）

聆聽趙旭先生6月15日講座有感

張青

雅軒今短髮，小說論長篇。袒右悲天妒，溝深痛疾纏。傾情書國史，落筆動心弦。人性多探討，詳詳講座前。